

岩香是一位壮悍漂亮的傣族小伙子，比我略矮一点。我和他认识时已经是知青在农场期间的后期了。那是1976年雨季刚过，岩香刚19岁，满脸的稚气，但人很精神。与他的那段亲密交往和深厚的兄弟情，至今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……

## 一顶军帽巧相遇

傣族小伙出行喜欢三五成群，每人骑一辆自行车。车擦得锃亮，在龙头和三角杠等处细心缠绕着大红大绿的绸带。车还未到，一串串响铃声就急促地从身后传来，夹杂着音量很高的说笑声。若路旁恰有傣族少女路过，小伙伴们更是急于表现自己，故意从姑娘身边擦过，笑语欢声不断。飞车驰过后转了弯，已见不到车了，可铃声仍不绝于耳。

傣族小伙平时并不穿民族服装。他们休闲时的标准装束是一身自制的黑色或蓝色咔叽布中山装，特别喜欢戴一顶草绿色“的确凉”军帽。实在没有正宗的，就用一顶类似的充数。我和岩香就是因为“的确凉”军帽而认识的。

那时部分知青也喜欢戴军帽。军帽内沿用折叠好的报纸作内衬，串连队或看电影时戴上觉得很神气，是那时的时尚。我当时有一顶八九成新的“的确凉”军帽，是我探亲回家时，学生时代的好友当兵复员后送给我的。那天我感觉不适，请了假去卫生所，戴着军帽，沿着拖拉机路去营部。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，我让出道路，两辆自行车飞驰而过。车越过我十多米停了下来，跳下了两位傣族小伙，其中一位五官端正的陌生小伙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等我走近，小伙子用半傣半汉的话很客气地向我打招呼，自我介绍叫岩香。他陪着我步行，说了许久，我才弄明白，他是对我头上戴的军帽感兴趣，说要买我头上的军帽。我看着他头上已戴着的军帽，有点迷惑不解。他感觉到了，一手扶车，一手摘下头上的帽子，告诉我说是借来的。我不置可否，他很耐心地陪着我走到卫生所，知道我是去看病，问了我的姓名，是十连的，说明天送一只鸡给我补身体，然后就走了。我也没有在意，回到连队也就忘记了这件事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正在休息，外面嚷嚷着说有人找我，我出去一看，竟然是岩香。只见他满头大汗，见我出来，高兴万分，支好车，从车后座解下一只“嘎嘎”乱叫的老母鸡和一只鸭子。我把岩香让进屋，倒了一大杯水给他，岩香一饮而尽，指指躺在地上挣扎的鸡和鸭子，说送给我。看着岩香真诚的眼睛和红通通的面颊，我很感动，好像一瞬间和他心灵有了某种沟通。当下，我把军帽给了他，但表示坚决不接受他的礼物。岩香急了，说军帽不要了，鸡和鸭子一定要给我。俩人比比划划，争执半天，最后我只好答应他把东西留下。

我和岩香用半傣半汉的语言加手势谈了半天，才知道他住的曼康傣寨离我们十连很远，有十多公里，靠近十营。他父亲是寨子里的生产队长，平日里接触的汉人多，岩香从小耳濡目染，所以汉语比同龄人好。今天他是专程找我来。我没想到他是这么大大老远过来的，心里很感动，当即要杀鸡留他吃饭。岩香无论如何也不肯，坚持要走。我知道他是知晓知青窘困的生活状况，对他更加有了好感。岩香戴上那顶草绿色“的确凉”军帽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

# 我的傣族兄弟 岩香

◆ 邵国良



## 礼尚往来亲如故

从此，我们俩成了朋友。岩香不管是一个人或是在伙伴路经十连，总要来看看我。时间长了，其他知青见到岩香来了，就高声呼唤我，告诉我傣族朋友来了。

在农场几年，经常到大勐龙去逛街，和少数民族经常接触；农场搞“政治边防”时，我也曾走村穿寨，就是和连队附近的曼龙坎、曼中寨寨子里的傣族也很少打交道，似乎没什么感觉。自己也感觉奇怪，怎么就会和岩香一见如故、这么有缘呢？我们俩的交流经常引得其他知青发笑。我能结合手势说一点傣语，岩香的汉语水平又太差，我们在一起时，看上去像是在玩猜谜。但双方最后总能靠意会，搞懂对方的意思。

岩香一般不在我这里吃饭，最多喝点水。有一次，快到吃午饭时，岩香又要走了，我不高兴了，说农场条件再差，不管好坏有什么吃什么，岩香见我不高兴了，就不再推托。从那时起，也没有什么讲究了，我们俩的关系更深了一层。

岩香经常会捎些水果来给我，那天，岩香又和伙伴路经我们连队，带来一大捆甘蔗给我。路那么远，甘蔗又很重。我对岩香正色道：“我们做朋友可以，但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以后不要再送东西来。”岩香似懂非懂，始终笑嘻嘻的，对他真有点没办法。我

## 骑车拜访女朋友

岩香屡次邀我去他们寨子去做客。我说路太远，也没有时间。岩香见屡邀不成，说了实话，上次他拿回去的糖给了女朋友，女朋友很高兴。岩香一时兴奋，告诉女朋友说认了一位上海知青做大哥，她就催着他邀请我去寨子里做客。岩香说，我如果不去，他女朋友就认为他是在说谎了。这下我倒为难了，考虑再三，我答应岩香一定去，但今天不行，下个星期我一定去。岩香见我同意去了，高兴得一下子抱住我，并说到时来接我。

我是这样考虑的：既然岩香把我说成是他认的大哥，我怎么着也不能空手到他家去。那时候家中弟妹相继工作，条件略有好转，经常会寄东西过来。那几天，我正好有个邮包正在途中，我想等收到东西再去。

此时恰逢中秋过后，寄来的包裹中有一盒广式月饼，我思忖着就带这盒月饼去。八只月饼在现在不算什么，在那时候却可以说是比较稀罕的，尤其是来自上海。一个星期后，岩香来了，还生怕我变卦，见我已做好准备，他非常高兴。我在几天前就向另一位上海知青预借了一辆广州产“五羊”牌自行车，当下把月饼放进挎包就出发了。

中午过后，我们俩一路先至大勐龙，然后右转至五营和六营、十营的分叉口，继续骑行。过了好几个寨子，路两边越来越开阔，都是即将成熟的稻田。不看远方的山脉，真有点像江南平原，比起我们在山沟里的十二分场让人有胸襟为之开阔的感觉。

那天岩香是把我直接带到他女朋友家去的，他说自己家寨子还在前面更远的地方。还没到楼前，岩香已经大声地呼唤了。一群傣族姑娘应声从楼内来到晒台上，均身穿素白紧身衣，下着水红水绿五彩缤纷筒裙，花枝招展。姑娘们唧唧喳喳地和岩香说着什么，岩香满脸笑容，大声回答。

这是一幢在西双版纳到处可见到的傣家竹楼，上面住人，下面养鸡鸭和猪，一半地方摆放着劈好了码得整整齐齐的柴垛。岩香陪着我上得楼来，姑娘们推推搡搡地捂着嘴笑个不停，把其中一位最漂亮的姑娘推上前来。我虽然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，但看姑娘们的表情和岩香一副很得意的样子，我知道这就是岩香的女朋友了。岩香很懂礼貌，拉着女朋友，陪我先到晒台上向一位坐着的傣族老米涛（老奶奶）打了招呼，然后又一起向里屋的长辈问好。我送上带来的月饼，岩香在边上不停地说着什么，我明白他是在向长辈介绍我。两位长辈显得很高兴，不停地点头，和我拉手。上里屋后岩香张罗着让我坐下，他的女朋友送上了一个大搪瓷杯泡上的糯米茶，竹楼内顿时弥漫着浓烈的糯米香气。

我让岩香正式给我介绍一下女朋友，岩香说，她女朋友名叫“玉叫”，比他小一岁。玉叫和其他姑娘不同，显得有点羞涩而稳重，眉清目秀，长得很端庄，和岩香很般配，我很为岩香感到高兴。那晚岩香又去叫来两位傣族小伙，我们一帮年轻人聚在了一起，分两桌围坐在低矮的小圆桌边。晚餐是些傣家自己腌制和凉拌的叫不出名称的菜，味道酸辣辣的，我们喝着包谷酒，都很兴奋。岩香和伙伴以及姑娘们不断向我敬酒，那晚，在知青中酒量也算很好的我有点醉了。岩香陪我睡在了他伙伴家里。

第二天，玉叫拿了一瓶大口罐头瓶装的猪油和一包糯米茶让我带回去，说见我昨天喜欢喝糯米茶。真是个细心的姑娘。我推却不了，收下了。玉叫陪着我们走出寨子，虽然语言不通，她和我用手势、眼神交流，岩香在一边做翻译。玉叫让我以后再回来，我则请她以后和岩香一起到我们连队来做客。岩香一定要陪我到大勐龙，我们骑行得很远，回头见玉叫仍站在路边向我们张望。

拿出家里寄来的一斤装“百花”奶糖塞给他。岩香看着漂亮的塑料包装袋，透明部分露出包装精美的糖，隐隐约约的奶香沁入心脾，像个孩子般爱不释手，兴奋不已，稍加推辞就收下了。

岩香这位傣族小伙，用现在的活来说，是个很阳光、时尚的小伙子。衣着一贯很整洁，脸上常带笑。他比一般傣家小伙活跃，热情好客，聪明，直率，喜怒哀乐都在脸上，毫不掩饰，这也是我喜欢他之处。他对知青们的穿着，尤其是对上海的一切都很感兴趣。我当时有一件天蓝色“的确凉”长袖衬衫，岩香见我身上穿着这件衬衫，摸了又摸，一副很喜欢的样子，我说如果你喜欢我让家里给买一件寄来？岩香说好的，一会又说等不及了，就喜欢我身上的这件，结果硬从我身上脱下这件衬衫穿在了他自己身上。衬衫大了一号，他把袖子捋起，下摆束在腰里，丢下钱，硬把衬衫给穿走了。

我还曾经为岩香买过一块深蓝色表面的“上海”牌手表，也是应他的要求。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到过一个知青戴着彩色表面的手表，连比划带讲述，我好不容易才搞懂他的意思。表从上海寄到时，我和他相约一起到大勐龙邮局去取。拿到包装考究的小木盒时，岩香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取出手表就戴在手上，一路向街上的傣族小伙炫耀。直到现在，岩香那洋洋得意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。

## 依依难舍临别情

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善于交朋友的人，说不清为什么和岩香的情感会如此深厚，或许是他身上那种天真无邪、质朴的精神感染了我。他很敬重我，我也真的把他当成了跨越民族界限的兄弟。

1979年初，知青陆续陆续准备返城了。岩香得知后，有点黯然神伤，到我这里来的次数多了，但话少了很多，爱说爱笑的他常常会很长长时间地保持沉默。3月2日，我和十二分场部分上海知青包了一辆“解放”牌卡车，动身离开大勐龙。出发前一天，岩香来送我，带来些茶叶和土制的红糖。

那天我在理东西，岩香默默地看着我，我问他想要些什么，平时和我毫不客气的岩香，说什么都不想要，回过回头，眼睛里闪着泪光。

我心里也很难受，想了一会，从箱子里拿出一件藏青色全毛麦尔登呢中山装。这件中山装是我第四次探亲时带回来的。买这件衣服时起了个大早，在南京西路靠近黄河路口的“培罗蒙”排队买来，当时的价格是人民币56元，是“的确凉”中山装的升级换代服装，刚刚时兴，是当时男青年中最昂贵、气派的衣服了。知道我们要回城，连队附近寨子的几位傣族中青年几次三番上门来要向我买，我都没卖。

岩香曾见过我穿过，知道这是“毛呢”衣服，眼光里充满了羡慕。我知道他喜欢这件衣服，就说要把这件衣服送给他，他不枉我们兄弟一场。岩香很是惊讶，说：“这怎么可以？”

“衣服带回去占地方，回上海还能买到。”

“那我给你钱。”岩香又说。

“给钱衣服就不给你了。”我坚决地说。这么推了几次，岩香才接受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早早就吃饭了。晚餐是我们几位知青和湖南老工人老李一家一起吃的，岩香陪着我们吃了临别前的最后一次饭。晚餐很丰盛。我们在老李家小伙房各显其能，把所有存货都拿了出来。李婶从屋后菜地采了木耳菜、葫芦瓜等，炒了很大一盆鸡蛋。喝了酒，知青们很兴奋。九年奋斗，明天就可以回上海了，大家情绪上有点失控。岩香却吃得很少，话也不多。

岩香本来要留下过夜，第二天送我们出发，我坚决不允，说天还早，让他早点回去，以免家里担忧。那时，没有什么更多的联系方式，我把家里的地址写给了他，岩香把他寨子的名称告诉了我。我一直把他送出二里多路，岩香坚决不让我再送了，和我紧紧地握手拥抱后跳上自行车走了。我目送岩香转弯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，才怅然回到连队。

拉开被子准备睡觉时，从被子里掉落出一卷钱，点了一下，是五张十元的。我明白了，是岩香趁我不注意时塞在我被缝里的。我很感动，同时觉得不是滋味。

3月10日我终于回到了故乡上海，第二天我就到上海牛奶公司下属的机械厂报到了。两个月后，稍事安定，我给岩香写了封信，二十多天后，意外地收到了退回来的信。批条上是地址不详，也不知道当初岩香告诉我地址时是没说清楚，还是我记录得不对？不知何故，岩香从来没给我来过信。以前的老屋早已拆迁，地址也已作废了。

2005年，我回过一次农场，但时间太紧，寻找岩香的计划只得搁浅。算下来，我的傣族兄弟岩香也已经56岁了，不知他可安好？遗憾的是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，我和岩香没有合过影，相互间也没有交换过相片。我有一个愿望：有生之年，有机会再回农场，我一定要尽力去找寻岩香，重续我们汉傣民间深厚的兄弟情谊！